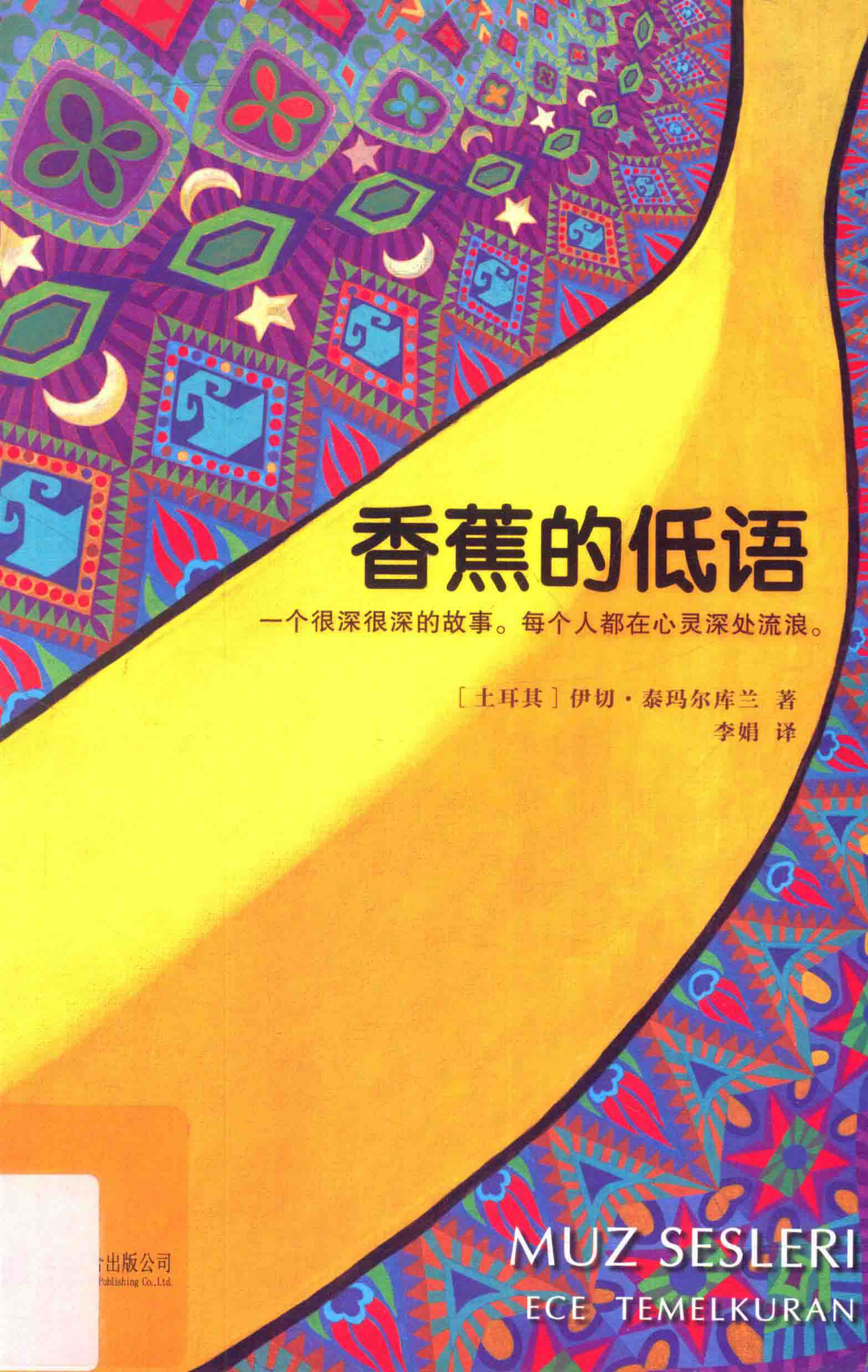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香蕉的低语

一个很深很深的故事。每个人都在心灵深处流浪。

[土耳其] 伊切·泰玛尔库兰 著
李娟 译

出版公司
Publishing Co., Ltd.

MUZ SESLERİ
ECE TEMELKURAN

香蕉的低语

[土耳其] 伊切·泰玛尔库兰 著
李娟 译

MUZ SESLERİ
ECE TEMELKURA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蕉的低语/(土)伊切·泰玛尔库兰著;李娟译.

—北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16.8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8333-6

I. ①香… II. ①伊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土

耳其—现代 IV. ①I3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1817号

Copyright © 2013 by Ece Temelkuran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Kalem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中文版权 © 2016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:01-2016-3413

香蕉的低语

作者:[土]伊切·泰玛尔库兰

译者:李娟

责任编辑:李征

选题策划: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夏文彦 朱亦红

封面设计:刘倩

版式设计:陈宇婕

责任校对:曹振民 绳刚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6年10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2次印刷

字数 215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11.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8333-6

定价:3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邮寄到付)



读客®

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

全球文化，尽收眼底：

顶级经典，尽入囊中！



马上扫描卖书狂魔熊猫君二维码，
并回复“香蕉的低语”，
就可以读到本书作者伊切·泰玛尔库兰的独家访谈，
了解更多故事背后的秘密。

目 录

卷 三 尘 埃 001

卷 一 你 们 005

卷 二 我 们 191

后 记 355



卷三 尘埃



我亲眼所见，真相已埋入尘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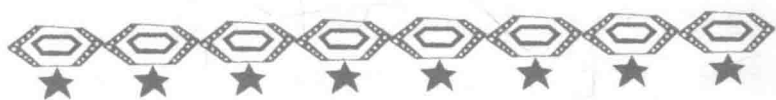
我推开窗，风涌入屋内，变成了2006年秋天那一只只变化无常的手。

而我身后，先前铺在地上用鹅卵石压住的纸，此刻正如一群踟蹰的鸟儿，一张一张地朝着墙壁飞去。在石头滚动的那一刻，似乎有一个故事也随之浮出，连同故事中所有出走的人。

所以，现在这栋房子也不过是一个故事罢了。

此时，无论是这件黄色的旧毛衣还是这条黑裤子，都不再适合我。我从头到脚都穿着别人的故事。我感觉自己业已化作了一颗随风滚动的石子。现在，我要开始讲这个故事了。

我亦可以化作尘埃了。



卷一 你们



01

六月的骄阳挂在黎巴嫩山上。当它从哈利萨山上巨型白色圣母像的手间冉冉升起时，贝鲁特^①变得光芒万丈。据说当年，圣母在内战那段最血腥的时期曾背对着这座城市哭泣。只在一次次短暂的和平时期，圣母才对它展露笑颜。尽管其他城市早已变得像现代影片，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仍被困在20世纪70年代纪录片昏黄粗糙的光线里，这让他们的睡眠并不那么安稳，不时地会受到一些干扰。他们极度渴望周日早上能多睡会儿懒觉，于是便拉上了阳台的窗帘，不假思索地关上了百叶窗。屋顶上一个个砌成杯状的水槽里，水正悄无声息地热起来；与贝鲁特分享这份宁静的是这一年——也就是2000年——步入更年期的女人们，她们大清早就窝在阳台上，想吹吹清晨的凉风，此外还有那些每到周六晚上便喜欢独

① 译注：黎巴嫩首都，有“中东巴黎”之称。（本文中若未表明“译注”则为作者原注）

来独往的人们，他们早早地溜到大街上，生怕来一场毫无爱意的晨间“活塞”运动。那块巨大的“睡得香”金属广告牌——尽管更像是对贝鲁特人的一种玩笑——却在历次战争中顽强地幸存了下来，在城市中心拔地而起，并随着阳光的逐渐加强变得轮廓分明，仿佛让这座城市睡个安稳觉也是有可能的。就在此时，在这座城市阿什拉菲赫边缘、盖特维山顶上，有个人站在一幢充斥着怪人怪事的公寓楼的入口处。在贝鲁特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他也不认识任何人。一切，都从一扇被甩上的门开始。

“耶勒^①！你今天放假！”

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。泽娜卜的话被卡在了门口，她的最后一个字飘落在公寓楼的入口处，落到了贝鲁特东部阿什拉菲赫区盖特维医院旁边的陡坡顶上。

“耶勒！”

在清晨的静谧中，这个女孩听着甩门的回声渐渐变小，直到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

她想跑进屋里，拖拖地板，扫扫厨房，擦擦厕所，接着煮点儿吃的，把水和樱桃酒分别给哈迪和泽娜卜送去，然后就回到阳台。整

① 译注：耶勒（yalla），在阿拉伯语中，意为“赶快”“走吧”。

个月来，她每夜都为自己做过的事和担心的事哭泣。她想走到餐桌边上，以前她没事可做的时候就会坐在那里发呆，听着电视机里她听不懂的阿拉伯语，两眼呆滞地盯着蓝色的桌布。她就像个行尸走肉，在屋子里飘荡，直到有人叫她才会回过神来。这个充满了各种命令的家没让她感觉多少自由，却也没让她感觉多么拘束。

心跳声涌到了她的嗓子眼里。她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艰难地一步步从水泥楼梯上走下来。在这个城市里，她不知道有谁说着和她一样的语言。

她对自己说，不要害怕。一个星期前，她发现，当人们独处的时候就会在内心虚构成另一个人，那个人会告诉他们要勇敢。此时，她心中的那个小人就在对她说，你那么大老远地从马尼拉来到这里，自然也可以一个人过个星期天。

她从四楼走下来，特意放轻脚步，生怕哪扇门听见她的脚步声后就会自动转开。此刻，她就像一座半塌的雕塑，站在楼前那辆破旧的绿色梅赛德斯后面。街上空无一人。她告诉自己，不用着急。你没有什么事要做，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待一会儿。

她紧紧捏着挂在肩上的白色塑料袋，袋子里的纸沙沙作响。这是一件好事，因为沙沙声能盖过其他所有声响。于是她捏得更用力了，手心开始流汗。一滴汗从她细细的手腕流下来，滴到地上。她想，如果这里没有人经过，我就在这里待一会儿，然后再回屋。她

的汗不停地滴落，一滴接着一滴。

“咳咳咳！”

突然，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在水泥楼梯里响起，就像狮子的一声怒吼。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下楼的脚步声，不过在看到门口的身影后它们就都停了下来。“咳咳咳！您要打的吗，哈比提^①？”

正当纳赛尔准备将自己的语言改成英语说话时，一个声音从他嘴里传出，就像揭开卡住的盖子时发出的那种声音。听到那个声音后，虽然他的脸上还挂着笑容，但嘴却紧紧抿了起来。不过还没等那温暖黏稠的痰块滑落喉咙，他便叫了起来：“啊！你就是那个菲律宾女孩，在泽娜卜家干活儿的那个，是不是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和所有中东人一样，纳赛尔相信，如果他把话说得清楚一些，动作做得夸张一点儿，外国人就会更容易听懂他的话，于是他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挑眉。纳赛尔长着一张中年人的脸，脸上刻满了因日晒而长出的皱纹，此刻正做着欢快而又夸张的表情。他操着一口蹩脚、含糊，还带着巴勒斯坦口音的英语，尽量放慢语速，以便她能听懂。“我是纳赛尔，你楼下的邻居。纳赛尔，出租车司机。你，你叫什么，什么名字，哈比提？”

“菲丽宾娜。”她嘟囔了一句，话就从口中蒸发了。

① 译注：哈比提（habibtī），在阿拉伯语中，意为“我亲爱的小姐”。指男性时，用“哈比比（habibi）”。

“菲丽宾娜？这算什么名字！来自菲律宾的人吗？哈！”

纳赛尔喋喋不休，他的热情终于打破了菲丽宾娜的防备。她甚至还浅浅地笑了笑。

“和我说说，你准备去哪儿？菲律宾来的菲丽宾娜。”

菲丽宾娜闻言皱了皱额头，眉头紧锁，抿了抿嘴。此时，她看起来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。

纳赛尔没办法，只好假装没看见。“慢着，”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“我知道了，你要去哈姆拉街，一准没错！你们国家来的人都去那儿，那里有一座圣弗朗西斯教堂。一到星期天那里就坐满了菲律宾女孩。我说得没错吧，去哈姆拉？”

菲丽宾娜点点头。此时，并不适合告诉他自己不信神。

纳赛尔为自己的废话连篇感到惭愧，而这又让他更加笨嘴拙舌了。他感觉，如果自己再说下去，从女孩脸上滴落至地的悲伤也许会和噪音一起四散开去。

“来，上车。你很幸运，我刚好也要去那里。不过我们得先到波吉·哈穆德加点儿柴油。你可能从未去过波吉·哈穆德。它在和亚美尼亚交界的地方。哈拉姆^①！难道他们从来没有带你出过门？”他带

^① 译注：哈拉姆（haram），在阿拉伯语中为感叹词，意为“信仰不允许这么做！”。